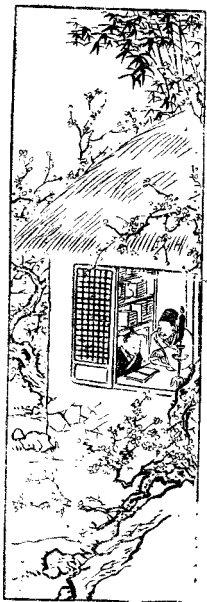


古文辭類纂



## 例言

一姚氏古文辭類纂，收羅宏富，抉擇精嚴，爲自來研究國學者所奉爲圭臬。第轉輾翻印，謬誤滋多。本書悉依最初善本詳加校讎，期無魯魚亥豕之弊。

一古文辭句，每多深奧曲折，故開卷瀏覽，往往味同嚼蠟。本書概用新式標點，使閱者得以一覽瞭然；復以最簡明、最準確之註解，詳釋於每篇之後，卽有疑義，一查而得，無繙帙之勞。

一文中難字，均加音註，或用反切，以免臨時檢査字典。

一向例文之佳處，概用密圈；或加評語，使閱者醒目。法非不善。但文之佳否，各人見解不同，固未可以一人之議論定一篇之優劣。故本書於各項圈點與評語，概從刪削，非敢遺漏，實不欲膠泥後人之目光也。

一文字註解，若排入篇中，既嫌其夾雜，且不雅觀。若將某句全文排入篇末，則檢查時未免眼花瞭亂。本書用數目字註於文旁，則檢查時祇將數目字兩面對照，自然明晰無遺，便利孰甚。

一古今時代不同，輿地名稱，有沿有革。本書於輿地名稱，均擇改革後之最新者。間或新舊並稱，以示重要。

一本書註解，初擬用語體文，以期淺顯；嗣因有空礙處，（如引用成語，或沿用經史等……）不得不仍用文言，以致先後體例稍有參差，將來再版時常加更正。

一本書於坊間流行本之謬誤處，均搜集別種善本，或專集，詳加訂正。（如蘇子瞻制科策中之章賢本屬唐之章洪質等類）以免以訛傳訛。

一本書因草率從事，其中誤漏之處必多，尙祈海內宏達，時加糾正，無任感禱。

編者識

## 古文辭類纂序目

竊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才甫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善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前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

一文字註解，若排入篇中，既嫌其夾雜，且不雅觀。若將某句全文排入篇末，則檢查時未免眼花瞭亂。本書用數目字註於文旁，則檢查時祇將數目字兩面對照，自然明晰無遺，便利孰甚。

一古今時代不同，與地名稱，有沿有革。本書於與地名稱，均擇改革後之最新者。間或新舊並稱，以示重要。

一本書註解，初擬用語體文，以期淺顯；嗣因有窒礙處（如引用成語，或沿用經史等……），不得不仍用文言，以致先後體例稍有參差，將來再版時當加更正。

一本書於坊間流行本之謬誤處，均搜集別種善本，或專集，詳加訂正（如蘇子瞻制科策中之章賢本屬唐之章洪質等類），以免以訛傳訛。

一本書因草率從事，其中誤漏之處必多，尙祈海內宏達，時加糾正，無任感禱。

編者識

說 爭臣論 守戒 雜說四首錄二 伯夷頌

柳子厚封建論 桐葉封弟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李習之復性書三首錄其末 (以上卷二)

歐陽永叔本論三首錄其二 朋黨論 爲君難論二首

曾子固唐論

蘇尤明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明論 諫論二首、管仲論 權書

錄四首 孫武 六國 高帝 項籍 衝論錄三首 劉將中法 田納 (以上卷三)

蘇子瞻志林錄六首 平王 魯穆公 范蠡 戰國任侯 始皇楚鄭 范蠡 伊尹論、荀卿論 韓非論 始皇論

留侯論 賈誼論 權錯論 大臣論二首(以上卷四)

蘇子由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漢文帝論 唐論

王介甫原過 復讎解

劉才甫息爭(以上卷五)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僞，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

諸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劉子政戰國策序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漢諸侯王表序（以上卷六）

韓退之讀儀禮 讀荀子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荆潭唱和詩序 上

○巳日燕大學聽彈琴詩序 張中丞傳後敘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子 辨晏子春秋 辨

鷓冠子 愚溪詩序(以上卷七)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五代史職方考序 五代史一行傳序 五代

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序 集古錄目序 蘇氏文集序 江鄰

幾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以上卷八)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

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這大夫集後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書魏鄭公傳後(以上卷九)

蘇明允族譜引 族譜後錄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民賦錄序



王介甫周禮義序 書義序 詩義序 讀孔子世家 讀孟嘗君傳 讀

刺客傳 書李文公集後 靈谷詩序

歸熙甫汊口志序 題張幼于夏文太史卷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劉才甫海船三集序 倪司坡詩集序(以上卷十)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諄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實之下經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蘇子說齊閔王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中旗說秦昭王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李斯諫逐客書 論督責書（以上卷十一）

賈山至言

賈生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請封建子弟疏 諫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

民私鑄疏（以上卷十二）

鼂錯言兵事書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論貴粟疏

司馬長卿諫獵書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吾邱子贛禁民挾弓弩對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化民有道對(以上卷十三)

路長君尙德緩刑書

張子高言霍氏封事

魏弱翁諫伐匈奴事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上屯田奏三首

蕭長倩駁入粟贖罪議

賈君房罷珠崖對(以上卷十四)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疏 極諫外家封事

復上星李等奏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侯應罷邊備議

谷子雲訟陳湯疏

耿育訟甘陳疏

賈讓治河議

揚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諸葛孔明出師表(以上卷十五)

韓退之論佛骨表 禘祫議 復讎議 潮州刺史謝上表

柳子厚駁復讎議(以上卷十六)

歐陽永叔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以上卷十七）

蘇子瞻上皇帝書（以上卷十八）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上皇帝書

園丘合祭六議劄子（以上卷十九）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進戒疏（以上卷二十）

右奏議類上編

董仲舒賢良策對三首（以上卷二十一）

蘇子瞻對制科策 策略一 策略四 策略五 決壅蔽 無沮善 省

費用 蓄材用 練軍實 倡勇敢 教戰守（以上卷二十二） 策斷

三首

統中下  
二首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事策一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以上卷二十三）

右奏議類下編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

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趙良說商君

陳軫爲齊說昭陽 說楚王無絕齊交 說齊合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說趙肅侯 說韓昭侯 說魏襄王 說齊宣王 自

齊反燕說燕易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說齊不爲帝 遺燕昭王書 約燕昭王書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爲周說白起（以上卷二十四）

張儀說魏哀王 說楚懷王 說韓襄王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十 說齊王止伐魏 解受魏壁馬

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獻書秦昭王 說秦昭王 說昭王論四貴

樂毅報燕惠王書

周訢止魏王朝秦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以上卷二十五）

魯仲連說辛垣衍 與田單論攻狄 遺燕將書

觸讐說趙太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蔡澤說應侯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汗明說春申君

陳餘遺章邯書（以上卷二十六）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枚叔說吳王書二首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王生與蓋寬饒書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以上卷二十七）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與崔羣書 答崔立之書

答陳商書 答李秀才書 答呂巖山人書 答竇秀才書 答李翊

書 答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衛中行書 與

孟東野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重答李翊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應

科目時與人書 爲人求薦書 與陳給事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

復上宰相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以上卷二十八）

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答吳秀才

謝示新文書（以上卷二十九）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謝杜相公書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答李端叔書

蘇子山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上凌屯田書 答司馬諫議書（以上卷二十）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逢，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含序 送孟東野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竇從事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區

册序 送鄭尚書序 送殷員外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王秀才墳

序 贈張童子序 與浮屠文暢師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

陽軍序 贈崔復州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湖南李正

字序 愛直贈李君房別 送鄭十爲校理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以上卷三十一)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荀改名序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仲兄文甫字說 名二子說

蘇子瞻太息一首贈少季 日喻一首贈吳 稼說一首贈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以上卷三十二）

歸熙甫周弦齋濤序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戴素庵七十壽序 顧夫

人八十壽序 守耕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二子字說

方靈皋送王翁林南歸序 送劉函三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送李雨蒼

序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送沈荖園序 送姚姬傳南歸序 卷三十三

詔令類者，原於尙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  
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  
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  
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  
檄令類也，故悉附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漢高帝入關告諭 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五年赦天下令 令更善

遇高爵詔 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十一年求賢詔

漢文帝元年議振貸詔 賜南粵王趙佗書 議犯法相坐詔 二年除誹

謗法詔 日食詔 前六年遣匈奴書 十三年除肉刑詔 十四年增

祀無祈詔 後元年求言詔 後二年遣匈奴書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以上卷三十四)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六年封齊

王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元鼎六年赦責楊僕書 賜嚴助書

元封五年求賢詔

漢昭帝賜燕王鹽書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陞父母等勿坐詔 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陳湯詔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二十七年報藏宮馬武詔（以上卷三十五）

司馬長卿諡巴蜀櫟

韓退之祭鱸魚文（以上卷三十六）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巧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

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坊者王承福傳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蘇子瞻方山子傳

王介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以上卷三十七）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氏二孝子傳 筠溪

翁傳 陶節婦傳 王烈婦傳 韋節婦傳 先妣事略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二貞婦傳方氏

劉才甫樵髯傳 胡孝子傳 章大家行略

韓退之毛穎傳（以上卷三十八）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

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處，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秦泰山刻石文 琅邪臺刻石文 之罘刻石文 東觀刻石文 碣石刻石文 會稽刻石文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以上卷二十九）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

韓退之平淮西碑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柳州羅池

廟碑 袁氏先廟碑 烏氏廟碑

蘇子瞻表忠

觀碑(以上卷四十)

右碑誌類上編

韓退之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贈太尉許

國公神道碑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尙

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以上卷四十一) 柳子厚墓誌銘 河南令

張君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給事中

清河張君墓誌銘 祇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唐~~憲~~朝散大夫商州刺

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

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尙書左僕射

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以上卷四十二)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  
碣銘 女挈孺銘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以上卷四十三)

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江隣幾墓誌銘(以上卷四十四)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胡先生墓

表 連處士墓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石曼

卿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瀧岡阡表(以上卷四十五) 黃夢升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尹

師魯墓誌銘 徂徠先生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

君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狄君

墓誌銘 蔡君凶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

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

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以上卷四十六）

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以上卷四十七）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尙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以上卷四十八）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銘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曾公夫人萬年縣太君黃氏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以上卷四十九）

歸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趙汝淵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歸府君墓

誌銘 女二壙志 女如蘭壙志 寒花葬志

方靈皋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李抑亭墓誌銘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以上卷五十）

右碑誌類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並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畫記 新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題李生壁（以上卷

五十一）

柳子厚遊黃溪記 永州萬石亭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鈞錫潭記 鈞

錫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以上卷五

十二）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館驛使壁記 陪永州崔

使君遊讌南池序 序飲 序茶

李習之來南錄（以上卷五十三）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豐樂亭記 有美堂

記 菱谿石記 岷山亭記 遊儵亭記 眞州東園記 浮槎山水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樊侯廟災記 叢翠亭記（以上卷五十四）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筠州學記 徐孺子祠堂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擬岷臺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學會記

齊州二堂記 墨池記 序越州鑑湖圖（以上卷五十五）

蘇明允木假山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子瞻石鐘山記 超然臺記 遊桓山記 醉白堂記 靈璧張氏園亭

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東軒記(以上卷五十六)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遊褒禪山記 芝閣記

傷仲永

晁无咎新城遊北山記(以上卷五十七)

歸熙甫項脊軒記 思子亭記 見村樓記 野鶴軒壁記 畏壘亭記

吳山圖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遂初堂記

劉才甫浮山記 寶祠記 遊淩雲圖記(以上卷五十八)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

也。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酒箴

崔子玉座右銘

張孟陽劍閣銘

韓退之五箴

李習之行己箴

張子西銘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九成臺銘（以上卷五十九）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文與可飛白贊（以上卷六十）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淳于髡諷齊威王

屈原離騷 九章（以上卷六十一） 遠遊 卜居 漁父（以上卷六十

二）

宋玉九辯 招魂 風賦 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好色賦 對楚王

問

景差大招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莊辛說襄王（以上卷六十三）

賈生惜誓 鵲鳥賦

枚叔七發

漢武帝秋風辭 瓠子歌

淮南小山招隱士

東方曼倩客難 非有先生論（以上卷六十四）



司馬長卿子虛賦 上林賦(以上卷六十五) 哀二世賦 大人賦 長

門賦 雜蜀父老 封禪文(以上卷六十六)

揚子雲甘泉賦 河東賦 羽獵賦 長楊賦 解嘲 解難 反離騷

(以上卷六十七)

班孟堅兩都賦

傅武仲舞賦(以上卷六十八)

張平子二京賦 思玄賦(以上卷六十九)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王仲宣登樓賦

張茂先鷦鷯賦

潘安仁秋興賦 笙賦 射雉賦

劉伯倫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辭

鮑明遠蕪城賦（以上卷七十）

韓退之訟風伯 進學解 送窮文 釋言

蘇子瞻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以上卷七十一）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屈原九歌

賈生弔屈原賦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以上卷七十二）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潮州祭神文<sub>五音</sub>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柳子厚

文 祭侯主簿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穆員外文

祭房君文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李習之祭吏部韓侍郎文（以上卷七十二）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石曼卿文 祭蘇子美文

祭梅聖俞文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柳子玉文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柏文

王介甫祭范穎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王回深

甫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李省副文 祭周幾

道文 祭東向原道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方靈皋祭左宣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劉才甫祭史乘中文 祭吳文肅公文 祭臯氏文（以上卷七十四）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

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摺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古文類編卷之四

四

標點 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一 論辨類一

賈生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

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七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木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音。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上鈺音以鞭笞音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音，墮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擗音，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音爲城，因河爲池，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躐牖繩樞之子，躐，同。躐，同。躐，同。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躐，同。躐，同。躐，同。躐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躐，同。躐，同。躐，同。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鑿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爾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天下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一)名說，漢維陽人。(二)是說秦的過失。(三)獻公子，名彘。(四)山名，在河南洛



甯縣的北面。(五)函谷關在河南的靈寶縣。(六)在陝西甘肅等地方。(七)言收取天下如同卷席一樣，是容易的意思。(八)就是包括的意思。(九)是八方荒遠的地方。(一〇)就是商鞅，是當時變法的人。(一一)以六國連合一國，叫做連衡。(一二)在黃河的西面，就是現在陝西同州府地方。(一三)楚國的地名，就是現在陝西南部商鄭等地。(一四)現在的四川省。(一五)就是肥美。(一六)以六國攻擊一國，叫做合從。(一七)就是箭頭。(一八)殺人衆多的意思。(一九)就是馬鞭。(二〇)天地四方叫做六合。(二一)就是南粵。(二二)管牢獄的官。(二三)秦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一萬餘里。(二四)入中國的境界。(二五)黑頭髮的人民。(二六)秦孝公建都的地方，就是現在陝西的長安縣。(二七)始皇毀收天下的兵器，改做了十二個金人，重各千石。(二八)山名，在現在陝西的華陰縣。(二九)就是黃河。(三〇)是沒有人敢如何的意思。(三一)堅固的意思。(三二)就是遠方。(三三)名勝，楚國人。(三四)用壘作窟，用網繫戶，是貧賤的意思。(三五)貧賤的人民。(三六)就是流亡。(三七)宋國的大夫。(三八)就是越國的范蠡，因為去官之陶，就稱為陶朱公。(三九)也是從前的富人。

(四〇)就是負擔 (四一)就是鋒利 (四二)就是比較

### 賈生過秦論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征，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而可立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

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音音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以謗譽音音，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囿音音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困窮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懼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獪音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量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音音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音音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

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 (一) 周自平王東遷以後，已沒有人去尊敬他，所以日就衰敗。(二) 困乏的意思。(三) 就是人民。(四) 私法上應享的權利，謂之私權。(五) 毛布的衣服。(六) 粗糲的食品。(七) 衆聲嘈雜的意思。(八) 就是喪服。(九) 拘留犯人的處所，就是牢獄。(一〇) 秦的法律，凡一人犯罪，就要連累他的家族。(一一) 收藏米穀的地方。(一二) 就是奸刁。(一三) 不守軌範。(一四) 是秦始皇所造，就在現在陝西的咸陽縣。(一五) 在現在

江蘇黨縣。

## 賈生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鋤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限。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音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音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途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

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措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sub>二</sub>於<sub>男</sub>蔽<sub>一</sub>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

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 (一) 修理。(二) 置關於津要的地方，以查察往來行人。(三) 就是要道。(四) 言見房屋就進去就食，是取無紀律的意思。(五) 在陝西臨潼縣轎東面。(六) 編柴竹爲屏蔽，就是保衛的意思。(七) 秦的少府。(八) 是秦始皇太子扶蘇的兒子，趙高殺二世就立子嬰爲王，在位四十六日。(九) 人有道德而無位置，就得秦王。(一〇) 就是不開口。(一一) 是淺薄的意思。(一二) 就是俗話。

###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

止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立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絕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圓時一天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而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音毀土刑，糲梁之食，藜



饗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送死棺槨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畏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違。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可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聽，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宋欲用耳，何事不成。乃

台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 (一) 掌天文及國史的官，他的職任很尊貴，與三公一樣，所以稱太史公。(二) 人名，就是司馬遷的父親。(三) 貪心下足的意思，所以俗稱非常羨慕，叫做健羨。(四) 卽離形，不遇六體已沒思。(五) 參三從五，是錯雜的意思。

古文辭類纂 卷一

韓退之原道  
古文辭類纂卷一

論辨類二

韓退之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大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憶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虛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水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滯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勑，爲之刑，以鋤其疆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一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失其所以爲民。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一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何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一) 名愈，唐朝的南陽人，因爲世居昌黎，所以又稱韓昌黎。(二) 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的苦縣人。(三)(四) 都是細小的意思。(五) 就是秦始皇焚書的一節事。(六) 黃帝的老子的言論，很流行於漢文景的時候。(七) 晉魏梁隋的時代，佛教大行於中國。(八) 就是楊朱。(九) 就是墨翟。(一〇) 發洩的意思。(一一) 把竹幹劈爲兩片，各拿一片以爲信，就是可符合的意思。(一二) 皇帝的印章。(一三) 量米的器具。(一四) 所以稱物的輕重。(一五) 就是中國。(一六) 就是祭天。(一七) 就是祭祖。(一八) 就是周朝的荀况，曾著書三十三篇，編爲二十卷，取的名就叫荀子。(一九) 就是漢朝的把雄，字子雲，成都人，他的文章很有名，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



韓退之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

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親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一) 姓羊舌名謝是春秋時晉國的大夫。

(二) 食音飼。是晉叔向的兒子，本姓羊舌，因爲

食采於楊，所以叫做楊食我。(三)姓羊舌，名肸，是魯國的賢大夫。(四)楚國司馬子良的兒子。(五)姓闔，名穀於菟，是楚國的賢大夫。(六)是子文的姓氏。(七)伏地而行。

(八)堯的兒子名叫丹朱。(九)舜的兒子名叫商均。(一〇)管叔鮮，蔡叔度，都是周

武王的兄弟。(一一)是舜的父。(一二)是禹的父。

###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屬乎？其於人也，曰：

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紆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有未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

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雖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一) 小心恐懼的意思。(二) 善良而有德行的人。(三) 庸弱無用的人。

### 韓退之諱辯

俞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或曰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得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蓆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

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晉，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潯音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學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一)字長吉，唐鄭王的後人，他七歲的時候，就能讀做文章。

(二)唐朝的法制，凡應舉的

叫做舉進士。

(三)字持正，新安人。

(四)避忌人的名氏，叫做諱。

(五)孔子的母親名

徵在，所以孔子說徵字的時候不說在，說在字的時候不說徵。

(六)文王名昌，周公做詩

有克昌厥後等句。

(八)唐太祖名虎。

(九)唐太宗名世民。

(七)孔子弟子，名子輿。

(一〇)唐世祖名昀。

(一一)唐玄宗名隆基。

(一二)唐代宗名豫。以上所舉這些名字，

是引證沒有什麼避諱的道理。

### 韓退之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

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音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一)屢次。(二)名癸，是夏朝暴虐的君主，後被成湯放於南巢。(三)子姓，名履，是商朝第一個開創的君主，國號曰商。(四)名皞，是商湯的賢相。

## 韓退之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一) 獸名，似鹿而大，牛尾馬蹄，有肉角，背毛有五彩，腹毛黃，不踏生草，不食生物，謂之仁獸。(二) 明白。(三) 馬額上的毛。

### 韓退之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音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

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配也。若主人當服斬衰，餘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以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

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禁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

「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一)就是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共分五等。(二)着五個月的喪服，謂之小功，其衣用稍疏的熟布做成。(三)是喪服中最重的，其衣用麻布所製，兩旁及下邊均不緝。

### 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

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習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音子萇音、弘、師襄、老聃、苴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一) 鄰國的君，昭公時朝魯，與叔孫昭子討論少昊氏以鳥紀官的事，孔子師之。(二)

周敬王時大夫。(三) 春秋時魯國的樂官。(四) 李耳謚曰聃，做周朝守藏室的史官。

## 韓退之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實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閱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非若此也，夫陽子黑誦上者，黑爲人臣招魁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僉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

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託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



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 (一) 字允宗，是定州北平人，隱居中條山中，唐德宗聞他的名，把他召來，叫他做諫議大夫。
- (二) 陽城家很貧，沒有書讀，因要求做一個集賢殿的寫書吏，竊得書讀殿中的書。
- (三) 就是現在的山西。(四) 就是傳染。(五) 就是榮耀。(六) 很難的意思。(七) 言不顧一身的利害。(八) 冒昧而進取。(九) 攔阻，是守門的，擊拆是敲更的，皆是卑小的官。
- (一〇) 主委積之吏，就是現在收掌糧草材料的官。(一一) 春秋時魯國的小吏，專管。(一二) 管理財物及其出納等事務。(一三) 誘毀。(一四) 提拔。(一五) 譬喻正直的意思，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一六) 隱士所居的地方。(一七) 就是大名。(一八) 勤勉不息的意思。(一九) 禹治洪水三過家門不入。(二〇) 孔子僕僕道途沒有

的時候。(二二)突窳頽，就是黑，盲墨翟的窳頽，沒有黑的時候。(二二)攻擊他人的過失。(二三)名，佐喜多言，爲齊所殺。

### 韓退之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椽，而外施簪，椽上穿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扁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然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之不足者，先事而思，則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邱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

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翼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資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 (一)職方所貢的物。(二)用柴編作雞籠，是防衛的意思。(三)掘地作坑。(四)穿窬，穿窬謂偷竊人家的財物也。(五)高大。(六)關鎖。(七)屈與，個通，就是強橫。(八)湖名，在湖南省。(九)山名，在山西的離石縣。(一〇)翹足。(一一)昂首。(一二)資，孟賁，育，夏育，都是古時很有力的人。(一三)大鷄。(一四)亦是大鷄，但此處應作越鷄，越鷄是小鷄。

### 韓退之雜說一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

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 (一) 就是吹噓凡出氣息凡出氣息 (二) 生水的氣 (三) 就是天空 (四) 相近 (五) 遮蔽 (六) 俗語謂漲出沒的地方，必有大水 (七) 沉沒

### 韓退之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滿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音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

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一）姓孫，名伯陽，秦穆公時人。善相馬，他走過虞坂的時候，有一騾驢伏在驢車下，伯樂一見而哭之。（二）日行千里的良馬。（三）兩馬相並叫做駢。（四）養馬的地方。（五）

馬鞭。

### 韓退之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舉乎秦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

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山同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教而不可爲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切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一)不隨流俗爲進退。(二)姓晏，名允，字公信，殷孤竹君的長子。(三)名啓，商紂的庶兄。(四)宗廟祭祀的器具。(五)名智，字公達，伯夷的弟。

### 柳子厚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嚳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樹石，麋豕狐兔，

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全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全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而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蠶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諸侯，同種同類，因以

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萑弘者有之，天下乖戾，同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圖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入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字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



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剋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以馮

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才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

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是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一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一)名宗元唐河東人。(二)封建的制度，是王者以爵土與人，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地

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分別。(三)蠢動貌。(四)都是諸侯的長。(五)古時的鄉職，

就是現在的保甲。(六)諸侯朝見天子的名稱，春曰朝，秋曰覲。(七)諸侯對諸侯相見

的名稱。(八)名燮，懿王子，當時諸侯來朝見，夷王下堂而相見。(九)名靖，厲王子。(

一〇）陵、邱陵，夷平的意思，言其顛替，像邱陵的漸平。（一一）曲玉名宮渥，宜王子，厲王

胡，夷王子。（一二）左傳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因為三代時候，九鼎為傳國

之寶，楚子問鼎，是有藐視王室的意思。（一三）春秋時的繡葛之戰，鄭大夫祝融射王中

肩。（一四）周朝的卿士。（一五）周朝的大夫。（一六）喻下強上弱的意思。（一七）

就是家臣。（一八）指陳涉的事，見上過秦論。（一九）縣名，在現在山西省的大同縣。句

奴困漢高帝，就任這個地方。（二〇）高帝疑黥布，被流矢射中。（二一）斜視。（二二）

二）漢文帝問田叔，現在的天下，那一個可稱謂長者？田叔就以孟舒對，文帝就把孟舒拜

為雲中太守。（二三）趙郡涇城人，為漢中守。（二四）

（二五）漢安陵人，文帝時做中郎署長。（二六）漢

以漢朝的吏治，以蕭為第一。（二七）漢潁陽人，字長

做推陽太守。

### 柳子厚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

「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

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黷音黷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 (一) 現在直隸唐縣。(二) 婦人與宦官。(三) 小聰明。(四) 周朝的太史，名佚。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sup>叔</sup>鞮，鞮以昇趙衰<sup>有</sup>。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sup>音</sup>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舉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 (一)名重耳，是晉獻公第二個兒子，在外十九年，後仍歸晉，霸諸侯。(二)地名，在今江南濟源縣西北原鄉。(三)寺人的名。四 字子餘，跟從文公在外，很有功勞。(五)字子犯，文公的舅。(六)晉大夫，城濮交戰的時候，很爲出力。(七)名小白，爲當時五霸中的第一個。(八)名夷吾，桓公的相。(九)齊桓公的幸臣。(一〇)鞅就是商鞅，衛人所以衛鞅，因景監的力，得爲秦相。(一一)弘恭石碭，都是漢元帝時候的宦官。(一二)姓竈，稱字長倩，漢元帝時候的宰相，爲弘石所害。

### 李習之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

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苦雷霆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一)名錡，唐趙郡人。(二)亡，讀作無，猶言沒有多少。





標點 古文辭類纂卷三 論辨類三  
註解

歐陽永叔本論中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

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以通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情，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治，浸之以漸而入

於人者深，救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爲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譎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輒音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

沈酣，入於骨髓。酸委切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冠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一)名修宋廬陵人。(二)是宗教的一種，其始行於西方天竺國，漢明帝永平八年，差人

到天竺去迎接他，於是中國始有佛。 (三)打獵的名稱，春獵爲蒐，冬獵爲狩。(四)鄉

人羣聚飲酒，飲畢大家習射，這是一種古禮的名稱。(五)周曰庠，殷曰序，都是學校的名

稽，（六）名仲舒，廣川人，是漢朝的大儒。（七）碩大而美好。

### 歐陽永叔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位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

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舉夔、稷、契、皋陶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護，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自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

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一)引朋結黨，是合羣的意思。(二)是堯舜時候的囚人。(三)八元八凱，都是堯舜時候的君子。(四)四人都是舜的賢臣。(五)名協，靈帝的中子。(六)馮異，角，鉅鹿人，用妖術惑衆，聚徒數十萬，皆頭裹黃巾，所以稱黃巾賊。(七)名敘，後漢名將，靈宗的第七子，後爲朱全忠所殺。

###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



而輒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鈺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顛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

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徒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

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一)字永同，本姓蕭氏人。(二)字景略，前秦劇人。(三)字博休，符堅的季弟。(四)沙

門統是和尚，道安是和尙的名。(五)字道明，堅時就叛秦，年號建興。(六)今安徽壽縣。

(七)名弼珂，明宗的養子，尚秦是他的年號。(八)就是石敬瑭。(九)今山西太原府。

(一〇)是當時外國的一種，其地在現在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等處。(一一)是陳橫

的意思。(一二)今山東鄆城縣。(一三)古稱詔書曰麻，宣是發表的意思。(一四)深

州饒陽人，叫做到端明殿大學士。(一五)跳動。(一六)字孔明漢末瑯琊陽都人。(

一七)聚集也。

###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嫩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音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

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吳，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阮丘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頰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頰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

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慎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起括爲將，以代頗。藺音音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一) 陷落在土院內。(二) 今山西高平縣。(三) 就是楚國。(四) 樂將。(五) 也是秦將，將類陽東鄉人。(六) 今陝西富平縣。(七) 趙國的良將。(八) 趙國的上卿。

## 曾子固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法莫盡於太宗之爲君也。誦屈音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

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有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陳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尙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

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一)名輩，宋、建昌、南豐人。(二)周、成、王、周、康、王。(三)是唐朝徵收租稅的法制。(四)就是商工業，古以農業爲本，所以稱工商業爲末。(五)指合、賣、刑、指，就是把刑罰會去。

## 蘇明允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



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違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

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揲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而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音台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音台於扚音台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

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一) 名河，號老泉，宋眉州眉山人。(二) 以龜殼問吉凶謂之下；以著草問吉凶謂之筮。

(三) 灼就是燒，荆草名，鑽就是刺，把荆燒着以刺龜，是古時卜者的方法。(四) 古時龜卜，有方兆，功兆，義兆，弓兆，等四種名目。(五) 檢點數目叫做揲。(六) 就是零數。(七) 筮

者著著於指間叫做抄。

### 蘇明允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

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讖；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鳩，音鳩肉有葶，音葶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鳩，徹其葶，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兩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

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陰陰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切子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一)有毒的鳥，性喜食蛇，把他的羽毛入酒，飲之立死。(二)毒藥。(三)大的聲音。

### 蘇明允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

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六 駸<sup>牛</sup> 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

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力，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呼，譴音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我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音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 (一)就是和平。(二)從容不迫的意思。(三)火勢上升。(四)把各國的歌謠，編作詩。

歌叫做國風。詩經自二南以下，至狼跋爲止，都稱國風。（五）美好的意思。（六）怨望的

意思。

### 蘇明允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審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



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

如音其菽音哉。

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

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

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常堯之時，舉天下而授

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得堯之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

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

若天下固其所，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

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

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

湯之伐桀也，讙讙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

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讙讙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

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

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少女，束帛以迎我，縛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遠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一) 就是牛。(二) 夏桀無道，成湯伐之，把他放在南巢的地方。(三) 倒持其戈，是投降的表示。(四) 商太甲無道，伊尹把他放之於桐，自己兼攝國政，至三年以後，太甲悔過，伊尹復把他迎歸。(五) 謀篡是奪取他人的位置。

### 蘇明允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

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音蟲焉，繞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

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寧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寧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密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一) 褻瀆，是不尊敬。(二) 小心。(三) 雷聲。(四) 姓田名嬰，齊桓公，僖稱王，這時候有

一卽墨大夫，人皆說他不好，有一阿大夫，人皆說他好，威王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齊國從此太平了有二十年。(五) 卽墨地名，在今山東卽墨縣。(六) 阿地名，在今山東東阿縣。

### 蘇明允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願用之之術。

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靡

鹿脅洛案切頌三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切懼桓衍而魏不果帶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去音孺而辟陽赦鄧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接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跽請教臧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切諛切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音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 (一) 楚大夫，邑於椒，所以也。椒，舉。 (二) 齊人，秦始皇遷太后於雍，茅焦力諫，復迎歸，賜他爲上卿。 (三) 能言善辯，如蘇秦張儀等一流人物。 (四) 人名，說趙太后以長安君爲質於齊，齊兵乃出。 (五) 戰國時齊國的孫子，十二歲時，就事齊相呂不韋，封爲上卿。 (六) 音制，是抵押的意思。 (七) 杜地名，在今陝西咸陽縣，郵就是郵亭。 (八) 趙王的名。 (九) 姓端木，名賜，衛人，孔子的學生。 (一〇) 齊人田乞之子。 (一一) 就是周周公當時因爲楚欲圖周，武公就對楚令尹昭子說，譬如糜鹿蒙虎之皮，人必攻之云云，楚就不敢圖周。 (一二) 就是楚王，名橫。 (一三) 就是魯仲連，齊國的義士，當時諸侯要尊秦爲帝，連往見新垣衍，說帝秦的許多害處。 (一四) 是魏國的客將軍。 (一五) 齊人，他對張嬖說，諸大國未服呂產，不如封劉澤爲王，太后果封澤爲瑯琊王。 (一六) 名澤，齊人。 (一七) 是漢高祖的從昆弟。 (一八) 魏人，魏襄帝欲殺辟陽侯，建乃對孝惠幸臣閼孺說，叫他赦辟陽侯，兩主俱幸，富貴益倍。 (一九) 地名，在今直隸吳縣，當時密及其封辟陽侯。 (二〇) 齊人，他對王信說，但得毋竟樂事，必得受幸。 (二一) 就是王信。 (二二) 就是梁孝王，名武。 (二三) 雒陽人，對韓王說，寧爲雞口，毋爲牛後。 (二四) 魏人，他對秦昭王說，「臣居山東，聞秦之有太后，襄侯，涇陽，華陽，不聞有王。」昭王權，乃長跽請教。 (二五) 名食

其沛公召酈生至，自己方坐牀上，洗足，酈生長揖不拜，說道：「足下欲誅無道秦，不應該以洗足的時候召見長者。」沛公立刻命把洗具轍去，從而請飯。（二六）是蘇秦的弟。（二七）就是孟嘗君。（二八）就是頃襄王，楚人，莊辛與楚襄王說用黃鵠等爲譬喻，勸其諍信。（二九）范陽人，這時曾參爲相，通勸參屈節下士，以娶婦爲喻，參聽他的話，把東郭先生、梁石君等，皆禮爲上賓。（三〇）唐朝的魏徵，字玄成，封鄴國公。（三一）姓關，當時夏桀無道，他就竭力諫諍，爲桀所殺。（三二）是紂王的諸父，因爲諫紂，被紂王剖心而死。（三三）戰國時魏人，與蘇秦同學，俱事鬼谷先生，後爲秦相。

## 蘇明允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遷變，更改阿諛，使一日



不得聞其過，故劓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八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馳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

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一) 畏怯的意思。(二) 就是監獄。(三) 刑字於類上，以墨塗黑，謂之墨刑。(四) 就是

大路。(五) 字子孟，昌邑王賈罷逐，遣光乃擇臣下中不肯諫的人皆誅之，後封博陸侯。

###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

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豈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

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季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考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墜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弗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自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曾不足以託國，而死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一) 字夷吾，潁上人，相桓公，霸諸侯。(二) 就是齊桓公，因宋朝避欽宗的諱，改稱威公。

(三) 排去的意思。(四) 齊桓公的季臣。(五) 名巫，善於烹飪，以滋味的道理諷桓公，桓

公用爲嬰人，很爲親幸。(六)本衛公子，後仕於齊，與嬰刁易牙同亂齊國。(七)名壬，必  
田常所弑。(八)名牙，與管仲交好，鍾離鮑叔誰那，得爲齊相。(九)渾敦，窮奇恃機，饕  
是處舜時候的四個凶人。(一〇)是魯國很有名氣的人，孔子爲魯國司寇的時候，把他  
殺却。(一一)把他冠收拾整潔，是將要出仕的意思。(一二)名夷皋，晉文公的孫。(一  
一三)就是公子昭。(一四)齊桓公的賢臣。(一五)字子魚，衛人。(一六)名瓊，衛國  
的賢大夫。(一七)衛靈公的孝臣。(一八)沛人，相讓有功，封鄆侯。(一九)沛人，蕭何  
死，參代他爲相。

蘇明允權書六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  
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  
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  
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委其

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  
闔閭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  
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  
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  
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  
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  
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  
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成  
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類舊塚而吳服，田單譖燕掘墓而  
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唐蔡  
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  
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

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寡略，無所統紀，不如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一)春秋時齊人，善兵法，著兵書十三篇。(二)名光，用子胥的言，與楚戰，大敗楚師。(三)

沙國的地名，在今湖北江陵縣。(四)吳敗楚後，楚臣申包胥約秦師至，與吳再戰，吳

大敗。(五)名句踐，吳與楚戰，國內空虛，越王乃乘虛而入踐其國。(六)消滅。(七)孫

武所著兵書的篇名。(八)楚大夫，本姓公孫，因封於申，故稱申包胥。楚爲吳所敗，包胥到

秦國求救，秦國不肯出兵，包胥倚庭牆哭了七日七夜，秦國被其感動，乃出師。（九）也是兵書中的篇名。（一〇）就是暴露。（一一）姓伍名員，本楚人，因平王殺其父兄，遂逃而入吳。（一二）是吳國的太宰。（一三）吳人鄧時平王已死，子胥乃出平王屍體之三百（十四）三個管楚人。（十五）臨淄人，守御皇的時候，假意說道：「吾怕燕人掘我城外的塚墓，可爲塞心。」燕人不聽他的話，果把塚墓掘而燒之，於是齊人大怒，個個期効死罪。（十六）字子常，時爲楚令尹。（十七）衛人，善用兵，自著一書，名曰吳子。（十八）潯陰人，助高祖定天下，高祖問他能將兵幾何？他說：臣多多益善。

## 蘇明允權書八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



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

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一)這兩句是說開割時的艱難。

(二)秦姓。

(三)燕太子名。

(四)魏出荊軻，因欲刺

燕太子報仇，入秦行刺，秦乃伐燕。

(五)趙良將，以功封武安君。

(六)地名，在直隸

邯鄲縣。(七)指別卿。(八)指李牧。

### 蘇明允權書九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

也，可令爲太尉。一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陳，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諍，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代燕，獨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

猶醫者之視董音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音。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音，布音，盧綰音，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直道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一) 陽武人，歷次用奇計破敵官封曲逆侯。(二) 名籍，下相人，與高祖戰，被困在城下，後至烏江，自刎死。(三) 字子房，佐高祖破項羽定天下，封留侯後隱去，從赤松子遊。(四) 無用的意思。(五) 名雉，高帝的后。(六) 沛人，封絳侯。(七) 掌兵的官。(八) 呂產呂祿作亂，周勃把諸呂捕來，悉斬之。(九) 指管叔、蔡叔、霍叔叛殷事。(一〇) 紂之子，祿父是武庚的封號。(一一) 名益，高帝子。(一二) 沛人，佐高祖封薛陽侯。(一三) 就是范

增（一四）唆使也。（一五）羽的從弟當陽門侯曾純時候，范增使莊舞劍以侑酒，其實

欲擊沛公，樊噲帶劍擁盾直入，以復嚴厲，語對項羽，說羽不敢聽，沛公得乘間而出。（

一六）就是戚夫人，高帝姬。（一七）皆呂后兒子。（一八）毒草。（一九）本名髮布，後

因犯法受臠刑，遂羅鯨布，封淮南王。（二〇）豐人，封燕王。（二一）椎埋，是發掘墳墓，屠

狗，噲從前是殺狗的。

### 蘇明允權書十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足，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

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發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窟，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羆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

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竊一舉，解難之計，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遠此。屯安陽不進，而田特秦敵，吾恐秦未敵，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扞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一) 字孟德，小字阿瞞，他父親夏侯嵩，爲宦官曹騰養子，因冒姓曹爲人很有機變，嘗起兵討董卓，卽漁封魏王，後因曹丕篡漢，遂尊爲武帝。(二) 字玄德，涿縣人，討黃巾賊起兵後。

得諸葛亮輔助，卽帝位，國號漢，死於白帝城。(三)今安徽靈璧縣南。(四)今直隸澤州縣。  
(五)今江西南安縣。(六)今江蘇銅山縣。(七)項羽把秦地分作三區，封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驪爲翟王，故稱三秦。(八)楚將項燕子，屢以秦軍爲秦將章邯所敗，乃死。(九)二世時官少府，後從項籍入關，封爲雍王。(一〇)王翳的孫子。(一一)秦將。(一二)齊將。(十三)今河南開封縣。(十四)楚之上將軍，號獅子冠軍。(十五)今山東曹縣東。(十六)就是劍閣，在今四川。

## 蘇明允衡論二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縻，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生



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蹠，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生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音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

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二音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實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

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齎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問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 (一) 名青，字仲卿，平原人，封長平侯。(二) 名去病，衛青的甥，封冠軍侯。(三) 字翁孫，封營平侯。(四) 字藥師，三原人，封衛國公。(五) 字懋功，曹州人，封英國公。(六) 初事項羽，後歸漢高祖，封梁王。(七) 世雄子，佐太宗伐高麗，授甯州刺史。(八) 三水人，封潯陽公。(九) 潯陽城人，因擊李密有功，封葛國公。(一〇) 一偏的話。(一一) 飼馬的草料。(一二) 絡馬的繩索。(一三) 養馬的處所。(一四) 脫自己的衣服與他着，推自己的食物與他喫。(一五) 就是破鞋。(一六) 姓夏侯，名嬰，從高祖定三秦，封東陽侯。

(七) 睢陽人，封淮陰侯。(一八) 本名微，善相人，勸韓信急流勇退，信不聽，遂謝去。(一

九) 項羽欲與信三分天下，使步去說，信不從。

### 蘇明允衡七論

中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舉謂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音倫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

纘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代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既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尙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繩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

惡夫物之僞而假眞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陵貴而下之僣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紉九音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輒以上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價，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秋音今也吏之私價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爵，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讖津梁不呵，然則爲吏

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愾古委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槌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之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一)恨也。(二)香儉，就是狡滑。(三)治病的醫書。(四)肩與肩相摩擦，極言其多。

(五)音育，賈也。(六)不計其數。(七)胥委，曲也。

蘇明允衡論十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國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鄙，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

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面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



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音固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復，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音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音澮其

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澮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澮，溝澮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音百夫有澮，澮上有涂，音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澮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澮，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

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

切時限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

肯捐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

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

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切子六

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

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

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

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

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

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

過於此哉。

(一) 晉怪，甬間的水道。(二) 平也。(三) 就是修理。(四) 就是葺伸好。(五) 魏武帝  
時的丞相。(六) 漢武帝時為大司空。



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四

論辨類四

蘇子瞻志林

平五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鄴。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顯音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

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認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遂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疆，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疆，願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鄭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疆，未敢貳也。而

秦何白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 (一) 在今河南洛陽縣西北。(二) 姬姓，名爽，武王滅紂以後封於燕。(三) 夏禹收九牧的金，鑄九鼎以象九州，自後遂以爲傳國的重器。(四) 是文王建都的地方，在今陝西郿縣西。(五) 是武王建都的地方，在今陝西長安縣。(六) 是西戎的一種，亦名貳夷。(七) 名宮涅，宣王子。(八) 就是周靈王，名泄心，生而有鬚，故稱鬚王。(九) 周公之子。(一〇) 周文王的第十五子，因封於畢，故稱畢公。(一一) 今陝西咸陽縣。(一二) 商朝的賢王。從河北遷都到河南，故國謠曰殷。(一三) 就是周太王，名亶父，初居邠，因爲狄人屢次要來侵犯，所以遷到岐山之下。(一四) 今陝西岐山縣。(一五) 名熒，齊桓公因衛遭狄亂，乃率諸侯伐狄，爲衛築了一個楚丘，就立熒爲君。(一六) 今山東臨淄縣。



七) 今山西絳縣。(二八) 今山西西河沃縣南。(一九) 二地名，在今河南南陽縣和息縣。

(二〇) 楚地名。(二一) 字伯馮，楚國的大夫。(二二) 字子高，楚人，成帝時威名很著。

遂舉兵反，遷帝於石頭。(二三) 字太異，咸和初，爲江州刺史，後因平蘇峻難，拜驍騎將軍。

封始安郡公。(二四) 今江西南昌縣。(二五) 地名，會稽吳興丹陽這三處地，當時名爲

三吳。(二六) 今浙江紹興縣。(二七) 字茂弘，臨沂人，官至太傅。(二八) 今江蘇江甯

縣。(二九)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表示儉樸的意思。(三〇) 就是逃到會稽。

(三一) 叛也。(三二) 名赫，遷都到大梁，故後稱梁惠王。(三三) 晉若地名，今湖北宜城

縣。(三四) 今安徽壽縣。(三五) 漢自光武中興後稱東漢。(三六) 字仲穎，臨洮人，獻

帝時大權獨攬，惹何太后，因袁紹等起兵去討伐他，遂規帝遷到長安，後被王允設計殺之。

(三七) 南唐主，爲宋所滅。

蘇子瞻志林

魯國公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

窟。

妻，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

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擊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

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夜飲，辭醉先寢，教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教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汗，教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觀覽焉。

(一)字羽父，魯大夫。(二)地名，今山東泗水縣北有菟裘城。(三)晉獻公的妾。(四)

晉獻公的世子。(五)晉大夫。(六)晉獻公的優人，名施，與嬖姬通，嬖姬欲廢嫡立庶，僂

施代為設法，而中生途遇害。(七)秦始皇的太子。(八)上蔡人，始皇崩，斯聽趙高的計

策，廢太子而立胡亥，後仍為趙高所誣，在咸陽市腰斬。(九)獻公子，名夷吾，對里克說，子

殺三君矣，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聽了他的話，就自殺。(一〇)就是蒙恬。(一一)秦

蛇。(一二)管仲，蛇蟲，刺人叫做蝥。(一三)魏鄭玄孫，玄因為他手紋似己，故取名曰小

同。(一四)就是魏主曹髦。(一五)懿的長子，字子元。(一六)王敦的從子。(一七)

字處仲，元帝時，舉兵謀反，事不成，遂病死。(一八)字世儀，是王敦的學軍。

蘇子瞻志林

卷四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魯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誑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

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蠶之全者，世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 (一) 字少伯，楚宛三月人。佐越王滅吳，遂浮海入齊，變姓名為騫夷子皮，後居陶，稱陶朱公。
- (二) 越王名。
- (三) 口如鳥的形狀。
- (四) 卽文種，本楚之郟人，後爲越大夫，越王滅吳，種伯機謀居多，後得蠶書，卽稱病，越王疑心他有異，遂賜劍令自殺。
- (五) 打田獵的狗。
- (六) 齊人，隱居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當避趙的時候，秦國趙急，就使辛垣衍請帝秦，仲連義不許，秦軍乃退。
- (七) 人有危難紛亂的事情，爲之調排和解。

### 蘇子瞻志林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衺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

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養民蠶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矣，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風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大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虛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

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吐火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國音，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稀希上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西傳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一)自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韓、趙、魏、秦、楚、齊、燕這七國，連年戰事不息，所以這個時代，稱爲戰國時代。(二)齊騶衍把陰陽消息的道理，游說當世，齊人稱他曰談天衍。(三)齊騶夷採用騶衍的法術，把他用文字紀出來，齊人稱他曰雕龍夷。(四)啜白就是守白，如墨子墨守的意義一樣。戰國時有公孫龍者，著守白論行世，一時辯者各有異說，公孫龍能把各種異說合而爲同，故謂之堅白同異。(五)趙文王喜歡劍術，一時能劍的皆入其門下爲客。(六)秦武王好以比較氣力爲遊戲，一時力大的人，多作大官，後與孟說扛鼎，絕脈而死。(七)孟嘗君欲出函谷關，當時的法令，非鷄鳴則關不開，他門下客假作鷄鳴，而許多鷄皆鳴，關乃開。(八)孟嘗君客有能爲狗盜者，夜做狗入秦宮，竊取狐白裘。(九)靡脫就是華美。(一〇)是君所子養有恩惠的軍士。(一一)名斯，能禮賢下士。(一二)名平，造了一個黃金臺，以招納天下的賢士，一時有郭隗、樂毅等來歸。(一三)丹有客荊軻，刺秦王不成而死。(一四)都是大梁人，他二人的門下客很多。(一五)卑賤的下役。(一六)橫有徒屬五百人，橫死，五百人皆死。(一七)無智識的愚民。(一八)就是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這四個人。(一九)是瘦弱的意思。(二〇)在耕田的時候，忽然輟而太息，是不得意而感歎也。(二一)宛句人，封陽夏侯。(二二)高帝兄



仲之子。(二三)名長，高帝少子。(二四)名武，文帝子。(二五)名嬰，竇太后從兄子。

(二六)卽田蚡，長陵人，孝景王皇后的同母弟，武帝時封武安侯。

蘇子瞻志林

始與扶蘇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備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遺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

特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軼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軼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

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

又表而出之，有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 (一) 蒙恬弟。(二) 地名，今陝西綏德縣。(三) 山名，今山東諸城縣。(四) 假作皇帝的詔書。(五) 禁止濫究，防備禍亂。(六) 軍中的帳幕。(七) 邪視。(八) 管閣豎的官。(九) 成皋人，漢愍帝欲封他做都鄉侯，他不肯受，後被張讓等進了讒言，遂自殺。(一〇) 字鸞元，唐僖宗時本是一個宦官，後仕晉，晉莊宗將即皇帝位，承業諫之不聽，不食而卒。
- (一一) 桓靈二帝多寵愛宦官，以致亡國。(一二) 肅宗代宗也喜歡親近宦官，國事因而不振。(一三) 弘恭、石顯，都是漢元帝時的宦官。(一四) 就是陳涉。(一五) 如斷頭賊斬等刑罰。(一六) 把有罪的人夷三族。(一七) 疑慮恐懼的意思。(一八) 荆軻刺秦王事見前。(一九) 就是凶猛。(二〇) 商鞅要變法，恐怕人民不信，把一根木頭立在南門，出一告示，叫人民有能搬把這根木頭移到北門者，立賞五十金，有一人果把牠移去，立刻賞他五十金，以示不失信用。(二一) 秦時法律，凡棄灰於道路者當受刑。(二二) 當時太子犯法，不能施刑，把太子的先生公子虔公孫賈二人代受刑罰。(二三) 謂可以寬宥的事情有三次。(二四) 名據，漢武帝的太子，因斬江充逃出，後搜捕急，乃自劍，至孝宣帝立，知太子冤枉，追諡曰戾。

蘇子瞻志林 增

漢用陳平計，間竦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細案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臧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

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音人之中，而擢音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音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一) 間，離間，疎遠，離間使君臣使他疎遠。

(二) 助項羽結諸侯，尊為亞父，後因聽信陳

平的離間計，乃與增疏遠，增憤而歸。

(三) 今江蘇銅山縣。

(四) 預先曉得事情的幾微。

(五) 雪珠。(六) 義帝以宋義為上將軍，號卿子冠軍。

蘇子瞻志林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

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紱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 (一)用竹器盛飯叫箪食，用木器盛湯叫豆羹。  
(二)做小販賣的人。  
(三)胸中有物作梗叫做芥蒂。  
(四)庖舜時做士師的官。

### 蘇子瞻句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

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

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劫，苟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一)有次序也。(二)就是邊際。(三)遠大的意思。(四)名求，孔子弟子。(五)名回，

孔子弟子。(六)這三句是句子性惡篇的話，他說桀紂的惡，是天性生成的，堯舜的賢，是假造的。(七)這二句就是焚書坑儒的故事。(八)井田的法制，是把地方一里，劃爲九區，每區百畝，八家各受一區，當中作爲公田，公田的耕種，由八家公同擔任，其餘私田，歸各家自種自收，不復納稅，這就叫井田制。

### 蘇子瞻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莊聃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

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親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之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

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口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嚴。」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 (一)不是正道。(二)蒙人，曾爲蒙漆園吏，學問很博，然以黃老爲歸，著書十餘萬言，取名叫莊子。(三)戰國時鄭人，其學本於黃老，有列子一書傳世。(四)道家的宗旨，以世間一切皆非實有，所以睡實而若虛，雖有而若無。(五)是視世間一切沒有可欣可羨的事。(六)謂超乎流俗。(七)戰國時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曾著書五十五篇，號曰韓非子。(八)陳勝，吳廣，皆秦二世時起兵爲亂者。(九)申不害，京人，其學本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申子。韓就是韓非。(一〇)言毫無著落也。(一一)就是司馬遷，太史是官名。(一二)就是規矩。(一三)就是刻薄。

## 蘇子瞻始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音甫，其文章以黻音弗，文章以籩豆音甫，簠音甫，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

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知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音尤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切款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尙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

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一)上古的人民，未有火化，得生禽野獸，就此啖食，此四字就是這個意思。(二)恐懼的意思。(三)謂曲其兩腳，其形如箕。(四)從容不迫的意思。(五)疾走也。(六)衣裳上繡出花紋。(七)古時祭祀所用的器具，斂方而蓋圓。(八)皮膚上贅生的結肉，所以喻事物之無用也。(九)蟲名，頭粗尾細，很像古時的文字。(一〇)篆字有大小的分別，大篆是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小篆是秦丞相李斯所作。(一一)秦下杜人程邈增減大篆體作隸書。(一二)後漢蔡倫所造。(一三)就是堆積。

### 蘇子瞻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sub>音怡</sub>上之



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元何聶切、六尺尼概切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他典切，而深折之，使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但音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能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

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一)姓張名良，佐漢高祖定天下，封於留，稱留侯。(二)就是橋。(三)就是黃石公，良於

記上爲老人納履，老人授以書一編，曰：「讀此可爲王者師。」(四)二勇士。(五)子房

欲爲韓報讐，伺秦皇帝東游，到博浪沙的地方，令力士擊鐵錐擊之。(六)軹人，代嚴仲子

報讐，刺殺韓相俠累。(七)老人履墜入河，命良往下去拾，拾來翹足以待，復命納之，故作

侮傲之態，以試其心。（八）脫衣露體，表示屈服的意思。（九）如臣之對君，如妾之對夫，

表示卑下的意思。（一〇）就是韓信。

### 蘇子瞻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盡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

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之皆高坐又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sub>切</sub>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繫紆鬱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面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遠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面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

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二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 (一) 雒陽人，少年有大志，文帝時拜爲大中大夫，後拜梁懷王太傅，因王墜馬死，哭泣了一年多，亦死。(二) 就是楚國。(三) 姓卜名商，孔子弟子。(四) 齊地，今山東臨淄縣。(五) 就是周勃，因封於絳，故稱絳侯。帝至渭橋，勃觀捧了天子玉璽上之。(六) 與周勃同平諸呂，立文帝，封穎陰侯。(七) 緩而不急的意思。(八) 說上治安策，有可爲痛哭等語。(九) 名平，字緩，均爲楚三閭大夫，因被人進了讒言，遂投汨羅江而死。(一〇) 超出流俗的意思。(一一) 不肯妄取。

蘇子瞻竄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著

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龍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切爲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切爲，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

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切說如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聞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一) 漢潁川人，景帝時爲御史大夫。(二) 字絳，楚人，因七國反，怒對景帝說，祇有斬錯可

以平七國之亂。(三) 就是難違。(四) 就是磨鍊。

### 蘇子瞻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

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癩。廣頤切今人之癩，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跡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



遇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曩然者癩而已矣；及其卽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或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一) 卽趙簡子，定公時爲卿，時晉衰亂，實范吉射伐趙氏，鞅乃入晉陽以叛。(二) 卽今

山西臨汾縣。(三) 就是瘤。(四) 字壽平，因謀誅宦官，爲曹節等所害。(五) 宛人，字遂

高，靈帝時拜大將軍，封慎侯，後以謀誅宦官，爲張讓等所殺。(六) 字本初，靈帝時爲佐軍

校尉，與何進謀誅宦官，進被殺，紹乃勸兵捕宦官盡殺之。(七) 二人都是唐肅宗時的宦

官。(八) 二人因謀誅宦官，被仇士良等所殺。(九) 岐山人，代宗時官中書侍郎，後賜自

盡。(一〇) 名胤，昭宗時藉朱全忠兵力，盡誅宦官。(一一) 就是腐爛。

## 蘇子瞻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遠，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埋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

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音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音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

（一）楚人，這時諸呂擅權，賈勸陳平交驩周勃，卒滅諸呂。

標點 註解 古文辭類纂卷五 論辨類五

蘇子由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詩書禮樂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利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

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敗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寔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一)謂繁密而華茂。(二)就是順。(三)陳公子完奔齊，後遂改稱田氏。(四)春秋時

五霸迭爲盟主，而魯國困於奔走。

## 蘇子由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

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亦音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傷其國，可不悲哉！

（一）二地名。（二）棄也。

蘇子由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蓋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摔，勢存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致入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



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遠七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德切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自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於荊州，百

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 (一) 就是賤小。(二) 衆多也。(三) 名操，字孟德。(四) 名權，字仲謀。(五) 名備，字玄德。(六) 響而且猛的怒聲。(七) 就是困乏。(八) 形勢可以操勝算。(九) 韓信，彭越。
- (一〇) 袁紹，袁術。(一一) 字奉先，五原人。(一二) 今湖北江陵縣。

### 蘇子由漢文帝論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音青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綰切埃，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音昔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尙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

鼂錯之計，削諸侯地，鴻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鴻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阱，音淨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一) 就是南粵王趙佗。因繼任熾爲南海尉，所以叫做尉佗。(二) 今廣東廣西地。(三) 就是不懷好意。

## 蘇子由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方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繇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沖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

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

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無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正。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

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此音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賈餗，東音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邑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一)字叔，陽夏人，與陳涉同起兵爲假王，後爲諸將所殺。

(二)謂口不言而但動頰以指

揮，所欲都可以如意。

(三)字巨君，平帝時爲大司馬，後弑平帝，立孺子嬰，自己攝政，稱假

皇帝，國號新。

(四)領兵的官。

(五)范陽朔方，都是唐代的郡名。

(六)唐太宗的年號。

(七)唐玄宗的年號。(八)也是唐玄宗的年號。(九)姦安，初爲平盧節度使，後起兵謀反。(一〇)幽州昌平人，殺朱希彩代領其衆，爲盧龍節度使，後舉兵反。(一一)守澄，姓王，士良，姓仇，都是當時的宦官。(一二)涯字廣津，太原人，諱字子美，河南人，二人都爲仇士良所殺。(一三)從諫少狡猾，後拜昭儀節度使，以涯等被殺，遂辭罪致討，有訓練士卒，誓以死清君側語。(一四)就是朱金忠。

## 王介甫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賞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



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一) 陵歷就是陵亂，兩星相擊爲關，他是日蝕月蝕等。

(二) 就是山崩川竭的意思。

(三) 太甲成湯的孫，被伊尹放之於桐，三年，痛自悔過。

(四) 揚雄所作的法言，內有是以

君子貴遷善句。

(五) 裝飾外貌。

(六) 翹翬也。

### 王介甫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

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仇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爲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

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蓋亦可矣。

(一)無罪的人。(二)士師掌刑罰的官。(三)就是法。(四)滅絕的意思。

### 劉才甫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鄭子，有蘧弘，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爲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維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爲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爲好辯，雖非其實，而好辯之端，由是啓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逮有宋，有洛

蜀之黨有朱陸之同舉，為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為事；為朱之學者，以詆譏  
數陸子為能。吾以為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  
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  
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  
也。夫所惡於楊墨者，為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為  
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為警。警者大盜至  
二眩眩者，徒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  
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為門內之鬪，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  
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  
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為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之  
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為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迹雖不同，以為似曾子  
似子夏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為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

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紛之辯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歧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

- (一)名須，孔子弟子。(二)字皙，曾參的父，也是孔子弟子。(三)孔子的故人。(四)不煩之謂。(五)仲弓的名。(六)楊、楊朱、墨、墨翟。(七)宋哲宗時，朝臣各分黨派，有洛、蜀、朔等名目。洛黨以程頤爲首，蜀黨以蘇軾爲首。(八)朱熹，字元晦，新安人。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他們二人的學說，各有同異。(九)就是謗毀。(一〇)也是訛謗的意思。
- (一一)就是開籍。(一二)兄弟相爭，叫做同室操戈。(一三)二勇士名。

原點  
註解

# 古文辭類纂卷六

序跋類一

##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音柱而箕子唏，音希周道缺，詩人本之。衽音切如鳩，席音切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濫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蹇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音接七十子之徒，口



息<sub>一</sub>的聲。(五)詩經篇名。(六)詩經篇名。(七)地名，今山西霍縣。(八)厲王出奔，周召二公，共理國政，號稱共和。(九)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因此而絕筆。(一〇)魯國的太史，述孔子之志而作傳，號爲左氏春秋。(一一)楚大夫，通春秋學，作鐸氏微三篇。(一二)本戰國游說之士，後爲趙上卿，故稱虞卿。著書八篇，以讓刺國家得失，號曰虞氏春秋。(一三)陽翟人，封文信侯，嘗著呂氏春秋。(一四)陽武人，著終始五德傳。(一五)漢廣川人，著春秋繁露。

##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sub>市音</sub>，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繼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sub>音</sub>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



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利勢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川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

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鍾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 (一) 用七樂壇於西郊以祭天地。(二) 不是自己的名分而妄用之。(三) 神名，陳倉人得異物，道中遇二童子云，此名爲媚，在地下食死人腦，媚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雌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立祠祭之。(四) 大夫之臣稱陪臣。(五) 范氏、中行氏、知氏、韓、趙、魏，稱六卿。(六) 就是陳恒。(七) 韓、趙、魏。(八) 莊子子，是爲太公。(九) 符、符節，謂分其半以與之。漢時封功臣多如此。(一〇) 與揆詞，乘也。(一一) 種族名。今洮、岷、松、茂諸地，卽古時西羌所居。(一二) 地名，今河南商邱縣。(一三) 周文王、武王建都的地方。(一四) 傳聞的言語，信以爲真，如其食物一般。

###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虜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同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

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二先結切，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統一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同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一) 互相更替也。(二) 契是商朝的始祖，后稷是周朝的始祖。(三) 謂侵奪他國的土地，如蠶的食葉一般。(四) 并是合并爲一，冠帶是頂冠束帶的人，就是一統天下的意思。

(五) 謂功臣的子孫，都無尺土之封。(六) 拆毀名城，使之無險可據。(七) 盡收天下

的兵器，聚之成陽，使天下無亂具。（八）就是說。（九）這兩句指高祖起身於亭長。

###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唐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維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潁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

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張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怙音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音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音隙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 (一) 周公子，封於魯。 (二) 武王弟，封於衛。 (三) 廣封同姓的子孫。 (四) 恐怕的意思。  
 (五) 險要的地方。

## 司馬子長高祖功臣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同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隳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藩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

自倍，富厚如之，子孫贖湮，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好決矣。罔網同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混同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一)謂黃河狹如衣帶，泰山小如礪石，而封國始滅，這是決無的事，用以譬喻國家的長久。  
(二)就是子孫。  
(三)蕭何嘗、絳侯灌嬰。  
(四)與網同，就是法律。  
(五)是可以對照。

###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常路塞，閩越擅伐，東甌音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奚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一) 北狄之一種。

(二) 漢高祖取家人子爲公主，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三) 邊界也。

(四) 今福建閩縣地。

(五) 今浙江永嘉縣。

(六) 相等的意思。

(七) 也稱北戎，在今直

隸遷安縣地方。

(八) 匈奴王號。

(九) 名奚，秦繆公的賢相。

(一〇) 將和兵士皆得受

封。

## 劉子政戰國策序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咏以思其德。



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彊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彊，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音音然道德

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切德，無  
馳，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  
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彊，負阻而恃固，  
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稅音  
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續橫短長  
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  
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倍謂背秦。秦  
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  
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  
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崑崙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  
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  
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

遂燬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  
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一) 天子的學宮。(二) 諸侯的學宮。(三) 平常人民的學宮。殷曰序，周曰庠。(四) 不

用刑罰。(五) 就是歸附。(六) 康王名釗，昭王名環。(七) 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

稱五霸。(八) 姓公孫，名僞，鄭國的相。(九) 姓羊舌，名肸，晉國的大夫。(一〇) 字平仲，

齊國的相。(一一) 就是不難。(一二) 此數人皆戰國游說之士。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值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鄒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乘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竊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

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且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鄒切，春秋不名吾切。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一)言周朝的歷數已移過。(二)周得木德，秦得水德，漢得火德，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者爲母，出者爲子。周爲木德，漢爲火德，周爲母，漢爲子，仁恩之情，子不代母，秦爲水德，以秦代周，是母代子也，故云秦直其位。(三)始皇名呂不韋幸姬有娠，獻莊襄王而生政，故稱呂政，後爲秦始皇。(四)謂始皇以如是殘虐，而能并吞天下，疑得恐人之威靈，河神之圖錄。(五)狼狐主弓矢星。天官書之，參伐主斬艾事，言秦據狼狐參伐之氣，賜滅天下。(六)言胡亥人身有頭面，口能言語，不辨好惡，若六畜之鳴，隨狼狐參伐之氣，賜滅天下。(七)此二句言胡亥藉帝王之威器，殘酷暴虐已惡，惡既深篤，以至滅亡，豈其虛哉。

八) 天子的車以黃爲裏。(九) 謂刺趙高於齊宮事。(一〇) 捐高祖。(一一)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茅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莊王退舍七里。茅旌，鸞刀，都是宗廟的祭器。嚴王就是莊王，因避明帝諱，故稱嚴王。(一二) 如魚之爛，從內而出。(一三) 如土之崩墜，瓦之破爛，皆亂之象也。(一四) 就是周公旦。(一五) 謂子嬰。(一六) 也謂子嬰。(一七) 紀季，紀侯弟，鄆地名，今山東臨淄縣。

## 班孟堅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康平<sub>同</sub>，阨<sub>音</sub>隘<sub>音</sub>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sub>音</sub>之臺，被竊鉄<sub>音</sub>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

疆大弗之敢傾，斥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尙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七詐之兵，竄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古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根本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白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音漢之陽，瓦九疑，音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

擣同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同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以此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同與富室亡異。而木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同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



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符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 (一) 監就是視，二代夏殷。(二) 文王、武王、周公。(三) 公侯、伯子男。(四) 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之長。(五) 院就是狹，隔，崎嶇。(六) 周赧王欠債，債主追之急，乃逃于此，後人就叫逃債臺。(七) 鈇、鈇、鏃、鏃，謂鈇、鏃無所用，如竊取之意。(八) 天下猶共以爲主。(九) 諸侯雖強，大還不敢侵滅。(一〇) 謂歷數已盡。(一一) 木杖。(一二) 武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年，故謂過其歷。(一三) 秦皇自稱始皇，命其子曰二世，意欲從一世以至萬世，今二世而亡，故謂不及期。(一四) 漢封功臣，大者爲王，小者爲侯。(一五) 謂境地相接次。(一六) 北東南。(一七) 河東、河南、河內。(一八) 謂秦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強盛，亦失中正之道。(一九) 安然也。(二〇) 漢以右爲尊，不仕天子而仕諸侯，故曰左官。(二一) 封諸侯過限，謂之附益。(二二) 謂成帝哀帝平帝皆早崩，而又無後嗣。(二三) 莽遣五威將帥，班符合於天下。(二四) 就是叩頭。

標語  
詳解

## 古文辭類纂卷七

序說類二

### 韓退之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綴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一) 就是大略。(二) 採取也。

### 韓退之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

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千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一)就是不純正。(二)筆謂記載，削謂刪除，古人著書用竹簡，有所改則削之。(三)就是壞處。

韓退之章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

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可躡躡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點障屋，雷切其容而消之也。若冰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切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胸音也。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於是盛山十二詩大行於時，韋侯俾余題其首。

(一)名處厚，字德遠，京兆人。(二)掌管文武百官功過善惡的成績。(三)隋時縣名，

四川開縣。(四)屋簷所流下的水。(五)地名，在今四川雲陽縣西。

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樵悴專一之士，較其豪釐，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一）佐吏的名稱。漢朝制度，凡刺史佐吏，如別駕治中主簿功曹等，都稱爲從事吏。（二）

官名，唐有左右僕射。(三)字君齊，爲荆南節度使。元和中，入爲衛尉，遷右僕射。(四)官名，因常侍天子左右，故名常侍。(五)宏農人，字虛受，善詩文，累官湖廣江西觀察使。(六)貧士。(七)悠揚的音韻。

## 韓退之上巳日燕大學廳彈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是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利，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大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尊俎既陳，肴羞惟時。醴醴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音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尊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

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一) 開始設立的意思。(二) 唐時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三令節。(三) 古時典樂的官。(四) 古時會同饗議，必有尊長一人，先用酒以祭，謂之祭酒，後爲學政長官的名稱。(五) 寬大的衣。(六) 和舒自適的意思。(七) 虞舜氏彈五弦琴，歌南風之詩，其詩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八) 孔子學琴於師襄，有曲曰文王操。(九) 祭天祈雨的地方，昔曾點言志，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等語。(一〇) 地名，今直隸昌黎縣，韓愈昌黎人，所以世人稱他韓黎昌。

###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

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蚘蚘，蚘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



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座。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

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輒張，及陷城，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旋起，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

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一)唐憲宗的年號。(二)字文昌，烏江人，韓愈薦他爲國子博士。(三)贊皇人，與張巡

相友善，巡死節的事，睢陽人反誣以爲降賊，翰爲巡表述功狀，帝感悟，寃乃大白。(四)南

陽人，開元中討祿山亂，兵至睢陽，被圍，固守數月，救兵不至，城陷，不屈，罵賊而死。(五)杭

州鹽官人，爲睢陽太守。(六)爲張巡的裨將，強毅善戰，巡甚倚任之。(七)就是不及。

(八)巡被圍時，殺自己的愛妾以餉士卒，遠亦出其奴并殺之。(九)就是大蟻。(一〇)

睢陽有雙廟，祀巡許遠二人。(一一)頓丘人，勇敢絕倫，巡被圍，命薺雲求救於賀蘭，乃

引精騎三十人冒圍而出。(一二)姓，字進明，肅宗時官河南節度使。(一三)今河南商

邱縣。(一四)就是塔。(一五)唐德宗的年號。(一六)今安徽泗縣。(一七)唐代宗

的年號。(一八)在今安徽和縣。(一九)在今安徽宿縣。(二〇)畏懼也。(二一)平

淡無奇的样子。(二二)今安徽亳縣。(二三)今河南商邱縣。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間，乃吐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

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一) 大賢呵責也。(二) 孔子弟子。(三) 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四) 謂所受

於天的祿籍。(五) 商湯的名。(六) 書是末篇。(七) 奉行天命的人。

### 柳子厚辨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鄆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

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其辭稱夏棘狙公紀消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屬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遞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一) 字子政，漢的宗室，深通經術，元帝時爲中學校尉。(二) 書名，戰國時列禦寇所作。

(三) 春秋時鄭人。(四) 名駘，曲公弟。(五) 鄭國的宰相。(六) 字子孝，平陵人。(七)

人名或作革。(八) 人名，善養狙，故稱狙公。(九) 人名，善養鬪鷄。(一〇) 神巫名。

柳子厚辨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sub>駁</sub>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和之者多。凡孟管輅數家，皆見剽<sub>剽</sub>竊<sub>竊</sub>，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亂，惡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一) 雜亂也。(二) 孟子管子。(三) 齒缺叫做牙，是參差不是的意思。

柳子厚辨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儉<sub>儉</sub>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

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夢，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一)人名，(二)姓王，名朗，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自號鬼谷子。(三)字孟堅，東漢人。

博通羣書。(四)一曰衆端參觀；二曰必開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使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

###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神事，非儒明鬼又出。



墨子其言問棗及古治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因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一) 字子長，漢人，生於龍門，作史記。(二) 書名，齊晏嬰所著，凡八篇。(三) 齊景公謂晏

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蜚華而不實，何也？」對曰：「昔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

以黃布裹蜚蜚，至東海而捐其布，被黃布故水赤，蜚蜚故華而不實。」(四) 景公欲殺三

子，公子請以二桃賜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三人，使之計功而食，三人因爭功自殺。

### 柳子厚辨鶻冠子

余讀賈誼鶻冠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鶻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鶻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

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亦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稱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鵬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鵬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人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一) 就是鵝。(二) 楚人居深山，用鵝鳥的羽毛做冠，號稱鵝冠子。(三) 不惜身命以求之叫做殉。

### 柳子厚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爲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

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池音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音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集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音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音胡音切音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 (一) 凡職官之降調，及消戍者皆曰謫。  
(二) 在山東臨淄縣西。  
(三) 爭辨的意思。  
(四) 名俞，衛大夫。  
(五) 聽之不聞曰希，視之不見曰夷。

古文辭類纂 卷七

古文辭類纂卷八 序跋類三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緼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

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 (一)把各種文章分出章節句讀。(二)齊人。(三)韓國的大夫。(四)猶王業也，功業可見者曰迹，周自平王東遷以後王家之功業已經熄滅，而詩已亡。(五)書名，楚屈原本於三閭大夫，因被人離間，以志疏遠，乃作離騷以見志。(六)就是六經，卽詩、書、易、春秋、禮、樂、六經。(七)書篇名，漢劉歆總括羣籍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集略，二六藝略，三諸子略，四詩賦略，五兵數略，六術略，七方技略。(八)唐玄宗的年號。

## 歐陽永叔五代史職方考序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暨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



失。唯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瀘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疆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目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族，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變遷，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云爾。

- (一) 就是府縣。秦始皇廢封建，分海內爲三十六郡，是爲郡縣政治之始。(二) 唐太宗并省州郡，分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南、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爲十道。(三) 官名，唐置，其始惟鎮守邊疆者稱節度使，後則全國偏設，世謂之藩鎮。(四) 管領兵權，駐節州郡，爲國尊鎮者。(五) 唐莊宗的年號。(六) 石敬瑭，卽後晉高祖。(七) 劉知遠，卽後漢高祖。(八) 名承祐，知遠子。(九) 郭威，卽後周太祖。(一〇) 知遠弟。(一一) 南唐主李昇。
- (一二) 掌四方的職員。

歐陽永叔五代史一行傳敘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然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韜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

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子倫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一) 就是宦族，古時做官的垂紳指笏，故稱指紳。

(二) 委置其身，是隱居也。

(三) 言

包承者，無非羞辱的事，就是含垢忍辱的意思。

(四) 字雲以，滑州白馬人，因不欲出仕，入

少室山爲道士，後賜號逍遙先生。

(五) 也是晉

高祖時的道士，賜號通玄先生。

(六) 隱

居人，初爲宗正丞，後因晉政日壞，數諫不納，乃稱疾衰。

(七) 爲人不喜多說話，而很有勇

氣，官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奉國軍士有夜舉火，亂者，福贊救火被傷，火滅而亂不得發，後

被誣與亂黨同謀，遂下獄死。

(八) 深州人，六世

同居，因此稱他所住的地方爲孝義鄉。

歐陽永叔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流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

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盡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存入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一)宮中的官。(二)房闈之間。(三)名諱，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懼，囚帝少陽院，一面立太子裕爲帝，其後朱溫盡殺宦官，昭宗亦被朱溫所弑。

## 歐陽永叔五代史伶官傳叙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

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成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組音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 (一) 姓李，名存勳，後被伶人郭從謙所弑。(二) 名克用，存勳父。(三) 人有怨恨，不能及身報復，留遺於後，叫做遺憾。(四) 就是羊。(五) 得勝而歸，謂之凱旋。(六) 就是縛。(七) 以桓桓之。(八) 李嗣源兵至京師，莊宗東幸汴。

歐陽永叔集古目錄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纏古板切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鮫音交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音飾火餼音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音亦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



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木，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一) 山名，在新疆西藏間。

(二) 古稱沙漠爲流沙，言沙流如水也。

(三) 在今廣州潮州

等地方。

(四) 粗大的繩。

(五) 海中的大魚。

(六) 有罩的燈，如現在的燈籠。

是乾糧。

(八) 湯沐浴之盤也。

(九) 左傳孟僖子稱正考父之鼎，正考父係孔子的遠祖。

(一〇) 卽石鼓，周宣王時史籀作頌紀功刻石爲鼓形，世稱石鼓。

(一一) 卽是泰山，上有碑石，爲秦李斯所刻。

(一二) 山名，在今山東嶧縣，上有刻石。

(一三) 在今浙江紹興

有碑石，爲秦李斯所刻。

縣其地有山名稽山，上有禹陵，多碑石。（一四）木質柱四附曰榦。（一五）書名歐陽修所撰，集錄金石之文，各爲跋尾，凡四百餘篇，共十卷。

###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之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滄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

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襄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出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低切救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其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

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饒。自其後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排斥一、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之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治其命也悲夫！

(一) 字舜鉞，開封人。(二) 名衍，諡正獻。(三) 韓愈，李翱。(四) 唐憲宗的年號。(五) 年記。(六) 名舜元。(七) 名修，字伯長，鄆州人，爲穎州文學參軍。

###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嘆也。蓋自尹師魯之亡，

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游，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一)紀死者之事實的文章。(二)曾宋仁宗的年號。(三)名洙，工古文春秋。(四)

就是遭刑罰（五）就是不發達。（六）姓梅，名堯臣，善做詩。（七）墓穴也。（八）今河南陳留縣。（九）淮水以西，就是現在廬鳳一帶的地方。

### 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游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游。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游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管兵走萬里，立功海外，期當

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  
酣參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贖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  
之所易，若奮身邊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  
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  
必然耶？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  
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  
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  
嗟夫！惟儼既不見用於世，其材莫覓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贈逸之能，  
可以見其志矣。

(一) 姓石，名延年，宋城人。

(二) 廣也。

(三) 今河南相國寺。

(四) 就是塔。

(五) 王

之寔也。(六) 就是願從。

歐陽永叔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圖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圖，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郛，音符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



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賦音其樂，切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  
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巖崖岬岬，切崒，音律江濤洶涌，甚可壯也，  
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  
其衰。

(一) 就是痛快。

(二) 皆地名，在今山東。

(三) 正大也。

(四) 開也。

(五) 高而險也。

(六) 壯大也。

古文辭類纂卷九 序跋類四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謬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

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可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

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一)書名，漢劉向哀集先秦諸人所記戰國的事，并爲一編，名叫戰國策。(二)宋王龜

叟搜集崇文院所藏的許多書，詳加校勘，另類編目，總成六十六卷，題名叫做崇文總目。

(三)游說的士子。(四)就是明白。(五)古帝名，始教民做耒耜，興農業，所以稱神農氏。

(六)後漢人，著有戰國策注。

##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

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更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夫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今尙在也。由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中夫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合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一) 齊名，漢劉向撰，今本十卷，所錄的都是春秋到漢初的軼事，可以爲法戒的。(二) 謂卜筮占驗星相醫術等。(三) 蔓延也。(四) 猶言歸於中正。

###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姑同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

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綰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口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願令天下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

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癯，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音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同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同首音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



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 (一)書名，漢劉向撰，計七卷，又續傳一卷，凡分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變學七個題目。(二)書名，唐魏徵等撰，今本共八十五卷。(三)家譜做姑，就是漢朝的班昭，著女誡七篇。(四)分也。(五)宋仁宗的年號。(六)字子容，遷居丹陽，官集賢校理。(七)館指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三館，閣指祕閣及龍圖、天章諸閣，皆藏經籍圖書的地方。(八)劉向的兒子。(九)校對書籍，摘舉錯誤，如怨讎相對，一毫不肯放鬆。(一〇)嬖妃所居的宮，叫做後宮。(一一)王季的妃，文王的母。(一二)就是懷孕。(一三)教養子女者的稱呼。(一四)都是佩玉的名。(一五)即詩經的周南召南。(一六)詩周南篇名。(一七)殷王紂。(一八)詩周南篇名，言文王時候，賢才衆多，雖貴兔的野人，而其才也可使用。(一九)木書，柏舟、大車，都是詩篇名。(二〇)詩篇名。(二一)虞舜的弟。

###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親貞誠政要怪太

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遠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願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

之意焉。

- (一)字偉長，三國魏北海人，著中論二十篇，爲時所稱。  
(二)書名，唐吳兢撰，凡十卷，多觀  
太宗韓羣臣問答的說話。  
(三)書名，三國時陳壽撰。  
(四)就是曹丕。  
(五)山名，樂時  
許由隱居在這個地方，山在現在河南登封縣。  
(六)樂也。  
(七)就是曹操。  
(八)官名。  
(九)行不進的意思。(一〇)亂世也。

###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

尙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sup>闕</sup>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劇<sup>言</sup>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奏肆言。仁宗嘗虛心采

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袞音切恠音切雖音切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

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一)名師道，仲淹仲兄子。(二)字延祖，熙甯的進士。(三)宋仁宗的年號。(四)宮中的勞舍。(五)羣臣上書於天子叫做章。(六)官名，專司糾察羣臣的善惡而上奏於天子。(七)猶言誠僞。(八)就是人民。(九)詭譎不正也。(一〇)就是放縱。(一一)字闕道，西安人，官御史，很剛直，時稱鐵面御史。

###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仙臈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廢，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

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

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大者，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請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師 (一) 在現在紹興縣。

(二) 官名，專掌運漕的事。

(三) 官名，管理轉運各道財賦，輸入京

(四) 官名，專掌內命典司給誥，爲精要的職。

(五) 經略下的屬官。

(六) 在現在福

建的晉江縣。(七)即現在江蘇的吳縣。(八)即現在江蘇的江都縣。(九)就是意見不合。(一〇)指釐稅等捐項。(一一)宋真宗的年號。(一二)謂符命來降，與人事相應也。(一三)苛虐的捐稅。(一四)在現在的河南湖北間。(一五)理財的官，就是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一六)就是拖欠。(一七)今江西廬陵縣。(一八)計算也。(一九)今江西南豐縣。(二〇)子固名輩。

###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二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賢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



以叙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變明林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遺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論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予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一) 名藻臨安人。(二) 今浙江金華縣。(三) 卽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四) 從行者的酒。(五) 公卿大夫的子弟。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探，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

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心，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後，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蕪者，非歟？曰：焚蕪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蕪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蕪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蕪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其知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一)名徽，字玄成，曲城人。(二)喻事的本原。(三)古高麗國，太宗征之無功，歎道：魏徽若在，不使我有是行。(四)違背也。(五)漢孔光，爲人謹默，所有諫寤悉焚去，恐破人曉得。(六)字子夏，漢哀平時人。



古文辭類纂卷十 序跋類五

蘇明允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可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

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二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感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一) 籍錄也，凡籍錄人物而詳列其次序的謂之譜。(二) 國名，帝顓頊國於高陽，故號高陽氏。卽今河南杞縣高陽城。(三) 如蔓草的延長而不斷也。(四) 唐中宗的年號。

(五) 樂城人，累官吏部侍郎。後因坐張易之黨貶眉州刺史。(六) 卽刺史。(七) 今四川

眉山縣。(八) 不敬直呼其名叫做諱。(九) 喪服也。生麻布製，旁及下邊不縫的叫倣斬

衰。熟麻布製，紕旁及下邊的叫倣齊衰。(一〇) 最輕的喪服。

### 蘇明允族譜後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

黎爲帝。響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閻復爲火正。吳閻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籛，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華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溫薰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柯。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歷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



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

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有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則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所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

宗善之孟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 (一)古帝名，生而神異，受封於辛，後代高陽氏爲天子，稱高辛氏，都於亳，在今河南偃師縣。  
(二)官名，掌祭火星，行火政。  
(三)火神名。  
(四)音箋，老彭的姓。  
(五)音弭，楚國的姓。  
(六)姓蘇，周武王時爲司寇。  
(七)武王臣，與蘇忿生俱封的河內。  
(八)遷也。  
(九)俗稱次房叫小宗。(一〇)宗廟次序也。左爲昭，右爲穆。

###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

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境，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遠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若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納河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鑿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人，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琛林賁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敵之策。太宗因之，克平

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問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

勞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瘼，普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虛之極，法度不施，雖無漢晉疆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

曰民賦，三曰謀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盡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椿江蘇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一) 漢沛人高祖時爲丞相。

(二) 圖謂模寫土地的形，籍謂書其戶口的數。(三) 漢魯

國人，字少卿，宣帝時爲丞相。

(四) 此二句謂主持戰略而可以操勝算。(五) 字弘，唐

贊皇人。(六) 字公言，宋長洲人。(七) 景德、皇祐、真宗的年號，治平、英宗的年號，熙寧、神

宗的年號。(八) 就是搜集。(九) 周置六官，以司徒爲地官。(一〇) 神宗的年號。

一一) 卽宋太祖。(一二) 勝也。(一三) 歸服也。(一四) 珍寶也。(一五) 庫名。

一六) 求也。(一七) 今山西太原縣。(一八) 真宗的年號。(一九) 股社也。(二〇)

凡大駕法駕侍從的車，都叫做屬車。(二一) 這四個都是真宗所造的宮名。(二二) 真

宗劉后。(二三) 指趙元昊稱帝於夏州。(二四) 裁減也。(二五) 衆多也。(二六) 滿

足也。(二七) 足也。(二八) 振作也。(二九) 宋熙寧二年，王安石創青苗法，官預出錢

以貸民，納時加息二分，正月散而夏收，五月散而秋收，這叫做青苗錢。(三〇) 置市易省

於市，使購市所不賣的物於官，或與官物交換，又以資貸商人，使遵律納息金。鹽、鐵、禁民鑄  
銅器者鹽。(三二)地名，在現在安南北部。(三二)北魏姓。(三三)困乏也。(三四)  
國名，本姓拓跋，唐賜姓李。地在今內蒙古及甘肅西北部，世爲邊患。(三五)言保守已成  
的事業。(三六)猶言轉尾間，喻其速也。(三七)內庫也。(三八)猶言分列其事。

## 蘇子由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  
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  
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  
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  
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通要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  
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  
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



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奸，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流風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三，永

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畝同，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許，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謀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可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

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王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送迎，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稅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更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覈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能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一)宋王安石創保甲法，籍鄉村的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選以勇悍，數以戰陣。  
(二)母再嫁的。(三)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鬻子。(四)保甲願養馬者，官給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五)驗馬的醫。(六)官名，職司財貨。(七)國中所出貨物也。(八)大也。(九)舊粟。(一〇)田間水道也。(一一)版，戶籍，圖地圖。(一二)每人所應得者爲口分，一家所世傳者爲永傳。(一三)唐代賦役之制，丁男授田一頃，歲輸粟二斛，謂之租。歲輸絹二匹，綿三兩，輸布者加五之一，麻三斤，或輸銀十四兩，謂之調。役人力歲二十日，閉月加二日，不役者日輸絹三尺，謂之庸。(一四)夏秋兩次輸入，謂之兩稅。(一五)二十歲爲成丁，十六歲爲中。(一六)字元均，冀州信都人。(一七)仁宗的年號。(一八)字師正，元豐初累官同知樞密院事，善理財。(一九)法以每歲九月分地量驗肥瘠，以五等均定稅致。(二〇)六尺爲步，百步爲畝。(二一)字吉甫，泉州晉江人。(二二)其法制五等丁產簿，官爲定立物價，使民自供貨實，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產畜，隨價自占，隱匿者許告。五等既定，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鷄豚，亦徧抄之。(二三)字獻甫，江甯人。(二四)取一價二爲倍稱。言有穀者賤賣，極急用，無穀者稱貸於人，出加倍的利息。(二五)撥也。(二六)京兆高

年人，玄宗時爲畷田勸農使。（二七）指潭山舉兵謀叛事。（二八）官役也，宋制以里正

鄰戶爲衙前，主與府庫，或營造官物，往往破產。（二九）要素也。（三〇）官產的場所。

（三一）於免役錢以外，又增二分，以備水旱欠闕。

### 王介甫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逆，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

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王者立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司有翼，六聲首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爲謹序。

(一)世俗淺近的文學。(二)憂也。(三)監督的意思。(四)卽周禮，周公居攝以後所作，擬周室的官制，故稱周官。(五)周官本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自遭秦火後，已殘缺不全，漢河間獻王得之，山巖屋壁中，僅失冬官一篇，因以考工記補之。(六)勉也。(七)天子所居的宮府。

## 王介甫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切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

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新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一)書名。(二)字元澤，安石之子。(三)與願同，施行也。(四)誠也。(五)實天行意，放縱使之不爲限量也。(六)言適值缺乏，而承辦其事也。(七)深美也。(八)微藐也。

###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勞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

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遷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通實外行恂恂，通實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爇燬火焉，豈足以磨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械六樸七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入對回琢其章，九續作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 (一)賜卽子貢，商卽子夏，此二人孔子俱稱可與言詩。(二)雜亂的意。 (三)七月也。  
照廣也。(四)就是火把。(五)代承其缺也。(六)詩大雅篇名。(七)猶言造就人才。  
(八)就是雕琢。(九)繼續的意思。

##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sub>同</sub>棲<sub>同</sub>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寫<sub>音</sub>奔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sub>音</sub>者也。

切

牾<sub>同</sub>牾<sub>同</sub>

者也。

- (一) 正史紀天子之事曰本紀。(二) 紀諸侯王之事謂之世家。(三) 敘列個人之事略謂之列傳。(四) 言其歷聘四方，如行旅的人也。(五) 往來奔走也。(六) 就是照樣。
- (七) 誠實也。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處秦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一) 喻秦的強暴。  
(二) 據而有之叫做取。  
古者人君的位置皆南面，故稱君主爲南面。

### 王介甫讀刺客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布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政售於嚴仲子，荆軻音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忘願知，亦曰有待

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一)魯人沐與齊戰，屢次失敗，邑地盡爲齊有，沐乃以七百規桓公，桓公懼，遂把奪去的地方盡還他。(二)就指齊桓公。(三)勿自倍約。(四)卽荀環。(五)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欲爲智伯報讎，屢欲刺襄子，襄子問他何所讎心，如是深切，謾說道：智伯以國士遇我，故以國士報之。(六)卽爲之計。(七)韓、魏、趙。

###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童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

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一) 字習之，趙郡人，貞元進士。(二) 卽董仲舒。(三)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啓聖王之瑞也。(四) 跋躡也。(五) 當時宰相爲李逢吉。

### 王介甫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翟之文章，檄楠、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

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鬱<sup>々</sup>礎<sup>石</sup>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趾。同址止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鸞翟之文章，樓櫓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願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閩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所鑿<sup>上</sup>刻<sup>下</sup>萬物，而接之以藻緝，音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一) 有文彩羽毛如鳥如雉等是。(二) 皆大木。(三) 竹之可爲簫者。(四) 山林間的

怪物。(五) 充滿的意思。(六) 謂不仕之士也。(七) 地也。(八) 琢是雕刻。(九) 五

色的影。

# 歸熙甫漢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僅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唯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於錢塘。而漢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漢川者，合瓊璣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汶，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沆沆音集衆爲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漢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璠璠音，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庵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漢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

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尙猶恨紀載之軼，漢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一)字有光明崑山人，就是世所稱道的震川先生。(二)山名，在浙江的於潛縣。(三)

在安徽的歙縣。(四)唐僖宗的年號，時有黃巢作亂。(五)休甯人，黃巢亂時，汜爲歙州

同知兵馬使。(六)名靈洗，字玄濤，爲鄆州刺史。(七)字懷古，宋甯宗時，爲端明殿學士。

(八)字達原，咸淳進士。(九)名魯，字伯興，黃幹弟子。(一〇)名澄，撫州崇仁人。(

一一)名文海，元世祖時，官爲翰林學士承旨。

### 歸熙甫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哀痛切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動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

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一) 名獻翼，崑山人。

(二) 名徵明，字徵仲，長洲人。

(三) 集也。

(四) 就是俗稱老前輩。

(五) 指蘇州。

###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生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盜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



類已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卦音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一)名苞，號望溪，清安徽桐城人。(二)酌量情理。(三)盥就是洗面，饋食也。(四)古

時送女留其送馬，意謂倘被出乘即可乘之以歸，至三月後夫家遣使反馬。(五)爭論也。

(六)謂與自己一樣的人。(七)今江西廣昌縣。(八)割也。(九)治也。(一〇)聚也。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滄<sub>切</sub>孔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沉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韻天吳睽<sub>三</sub>閔<sub>音</sub>陽<sub>音</sub>釋魚鼉<sub>元音</sub>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冒<sub>吹音</sub>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沈<sub>抗上</sub>溼<sub>音</sub>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加霆轟<sub>切呼宏</sub>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sub>九</sub>瀟<sub>音</sub>如重茵莞<sub>桓音</sub>席之安視崇島之岬<sub>音跌</sub>峴<sub>音擊</sub>當前如翠屏之列几視之陳視百鱉怪物之出沒而沉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sub>彭音</sub>澎湃<sub>切</sub>

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之切。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船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櫬魁音爲之序。

- (一) 名大櫬，清安徽桐城人。(二) 海神。(三) 疾視也。(四) 如萍的飄，如蓬之轉，猶言無一定也。(五) 海氣。(六) 開元，天寶，唐玄宗的年號。(七) 字子美，唐襄陽人。(八) 高適，岑參，皆唐朝的詩人。(九) 水勢洶湧也。(一〇) 高峻也。(一一) 如星的羅列。(一二) 名葆光，清長洲人。(一三) 清聖祖的年號。(一四) 國名。

###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

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古文。余間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記。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闐。切韻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稍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類。來音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

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闕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有千餘篇，其鋟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揜，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鋟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一)高出於衆人的上頭，謂之冠。(二)地名，在江蘇。(三)名棧，字藻儒，相國卽宰相。

(四)謂事可以必成也。(五)清世宗的年號。(六)官名。(七)洋南鄭，均陝西省的縣名。

(八)二官名，潘司管財庫，臬司管刑名。(九)以嚴刑峻法殘虐其民的官吏。(一)

○大聲爭論也。(一一)病也。(一二)路不平也。(一三)雕刻印板。